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五十回 軟廝纏有意捉訛頭 惡打岔無端嘗毒手

按：黃翠鳳調頭這日，羅子富早晚雙臺，張其場面。十二點鐘時分，錢子剛回家既去，所請的客陸續纔來。第一個為葛仲英。仲英見三間樓面清爽精緻，隨喜一遭，既而趲上後面陽臺。這陽臺緊對著兆貴里孫素蘭房間。仲英遙望玻璃窗內，可巧華鐵眉和孫素蘭銜杯對酌，其樂陶陶。大家領首招呼。華鐵眉忽推窗叫道：「耐空末，來說句閑話。」葛仲英度坐席尚早，便與羅子富說明，並不乘轎，步行兜轉兆貴里。不意先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，身穿油晃晃、暗昏昏綢緞衣服，聚立門前，若有所俟。

葛仲英進門後，即有一頂官轎，接踵而至，一直抬進客堂。仲英趕急邁步登樓，孫素蘭出房相迎，請進讓坐。華鐵眉知其不甚善飲，不復客套。葛仲英問有何言，鐵眉道：「亞白請客小啟耐阿看見？啥個絕世奇文，請倪一淘去賞鑒。」仲英道：「我問小雲，也坎坎曉得。」遂歷敘高、尹賭東之事，鐵眉恍然始悟，道：「我正來裏說，姚文君屋裏末，為仔個癩頭電勿好去請客，為啥要老旗昌開廳？陸裏曉得癡鴛來浪高興。」

道言未了，祇見娘姨金姐來取茶碗，轉向素蘭耳邊悄說一句。素蘭猛喫大驚，隨命跟局的大姐盛碗飯來。鐵眉怪問為何，素蘭悄說道：「癩頭電來裏。」鐵眉不禁吐舌，也就撤酒用飯。

食頃，倏聞後面亭子間「豁琅」一聲響，好像砸破一套茶碗。接著叱罵聲，勸解聲，沸反盈天。早有三四個流氓門客，履聲橐橐，闖入客堂；竟是奉令巡哨一般，直至房門口，東張西望，打個遭兒。

葛仲英坐不穩要走，華鐵眉請其少待，約與同行。孫素蘭不敢留，慌忙丟下飯碗，用乾手巾抹了抹嘴，趕緊出去。祇見賴公子氣憤憤地亂嚷，要見見房間裏是何等樣恩客。那些手下人個個摩拳擦掌，專候動手。金姐、大姐沒口子分說，扯這個，拉那個，那裏擋得住？素蘭祇得上前按下賴公子，裝做笑臉，宛轉陪話。賴公子為情理所縛，不好胡行，一笑而止。流氓、狎客亦皆轉舵收篷，歸咎於娘姨、大姐，說是養撞得罪了。

一時，葛仲英、華鐵眉匆匆走避，讓出房間。孫素蘭又不敢送，就請賴公子：「去哩。」賴公子假意問：「陸裏去？」素蘭說：「房間裏。」賴公子直挺挺坐在高椅上，大聲道：「房間裏勿去哉，倪來做填空！」流氓、狎客聽說，亦皆拿腔作勢，放出些脾氣來，不肯動身。禁不起素蘭揣著賴公子兩手，下氣柔聲，甜言蜜語的央告，賴公子遂身不由主，趲相相從。一邊金姐、大姐做好歹，請那流氓、狎客一齊暫進房間。

賴公子祇顧腳下，不提防頭上，被掛的保險燈猛可裏一撞，撞破一點油皮，尚不至於出血。賴公子抬頭看了，嗔道：「耐祇勿人調個保險燈，也要來欺瞞我！」說著，舉起手中牙柄折扇輕輕敲去，把內外玻璃罩，叮叮當當敲得粉碎。素蘭默然，全不介意。一班流氓、狎客卻還言三語四，幫助賴公子。一個道：「保險燈勿認得耐呀！要是恩客末，就勿碰哉！看仔細保險燈，也蠻乖喲。」一個道：「保險燈就不過勿會說閑話，俚碰耐個頭，賽過去趕耐出去，阿懂噠？」一個道：「倪本底子勿該應到該搭正房間裏來，倒冤枉煞個保險燈！」賴公子不理論這些話，祇回顧素蘭道：「耐勸來裏肉痛，我賠還耐末哉。」素蘭微哂道：「笑話哉哩！生來倪個保險燈掛得勿好，要耐少大人賠還？」賴公子沉下臉道：「阿是勸？」素蘭急改口道：「少大人個賞賜，阿有啥勸噠？故歇說是賠還倪，故末倪勸。」賴公子又喜而一笑，弄得他手下流氓、狎客摸不著頭腦，時或浸潤挑唆，時或誇誦奉承。素蘭看不入眼，一概不睬，惟應酬賴公子一個。

賴公子喊個當差的，當面吩咐傳諭生全洋廣貨店掌櫃，需用大小各式保險燈，立刻齎送張掛。不多時，當差的帶個伙計錯差。賴公子令將房內舊燈盡數撤下，都換上保險燈。伙計領命，密密層層掛了十架。素蘭見賴公子意思之間不大舒服，祇得任其所為。賴公子見素蘭小心伺候，既不親熱，又不冷淡，不知其意思如何。

既而賴公子攜著素蘭並坐床沿，問長問短。素蘭格外留神，問一句說一句，不肯多話。問到適間房內究屬何人，素蘭本待不說，但恐賴公子借端兜搭，索性說明為華鐵眉。賴公子欵地跳起身子，道：「早曉得是華鐵眉，倪一淘見見蠻好嘅！」素蘭不去接嘴。那流氓、狎客即群起而攪撥道：「華鐵眉住來浪大馬路喬公館，倪去請俚來，阿好？」賴公子欣然道：「好，好！連搭仔喬老四一淘請。」當下寫了請客票頭，另外想出幾位陪客，一並寫好去請。素蘭任其所為，既不慊慊，亦不攔阻。

賴公子自己興興頭頭，胡鬧半日，看看素蘭落落如故，肚中不免生了一股暗氣。及當差的請客錯差，有的說有事，有的不在家，沒有一位光顧的。賴公子怒其不辦事，一頓「王八蛋」，喝退當差的，重新氣憤憤地道：「俚哚纔勿來末，倪自家喫！」

當下復亂紛紛寫了叫局票頭。賴公子連叫十幾個局，天色已晚，擺起雙臺。素蘭生怕賴公子尋釁作惡，授意於金姐，令將所掛保險燈盡數點上，不獨眼睛幾乎耀花，且逼得頭腦烘烘發燒，額角珠珠出汗。賴公子倒極為稱心，鼓掌狂叫，加以流氓、狎客哄堂附和，其聲如雷。素蘭在席，祇等出局到來，便好抽身脫累。誰知賴公子且把出局靠後，偏生認定素蘭，一味的軟廝纏。素蘭這晚偏生沒得出局，竟無一些躲閃之處。

初時素蘭照例篩酒，賴公子就舉那杯子湊到素蘭嘴邊，命其代飲。素蘭轉面避開。賴公子隨手把杯子撲的一碰，放於桌上。素蘭斜睇一眼，手取杯子，笑向賴公子婉言道：「耐要教我喫酒末，該應敬我一杯。我敬耐個酒原拿撥我喫，阿是耐勿識敬。」也把杯子一碰，放於賴公子面前。賴公子反笑了，先自飲訖，另篩一杯授與素蘭，素蘭一口呷乾。席間皆喝聲採。

賴公子豪興湍飛，欲與對飲。素蘭響聲道：「少大人請罷，倪勿大會喫酒。」賴公子錯愕道：「耐再要欺瞞我！出名個好酒量，說勿會喫！」素蘭冷笑道：「少大人要纏煞俚！倪喫酒，學得來個呀。拿一雞缸杯酒一淘呷下去，停仔歇再挖俚出來，難末算會喫哉。出局去到仔臺面浪，客人看見倪喫酒一口一杯，纔說是好酒量，陸裏曉得轉去原要吐脫仔末舒齊。」賴公子也冷笑道：「我勿相信！要末耐喫仔一雞缸杯，挖撥倪看。」素蘭故意岔開道：「挖啥噠？耐少大人末，教人挖仔再要教人看。」

賴公子一路攀談，毫無戲謔。今聽斯言，快活得甚麼似的，張開右臂，欲將素蘭攬之於懷。素蘭乖覺，假作發極，悄聲一喊，倉皇逃遁。祇見金姐隔簾點首兒，素蘭出房，問其緣故。原來是華鐵眉的家奴，名喚華忠，奉主命探聽賴公子如何行徑。素蘭述其梗概，並道：「耐轉去搭老爺說，一徑噪到仔故歇，總歸要扳倪個差頭。問老爺阿有啥法子。」

華忠未及答話，臺面上片聲喚「先生」，素蘭祇得歸房。華忠屏息潛蹤，向內暗覷，但覺一陣陣熱氣從簾縫中冲出，席間科頭跣足，袒裸裸，不一而足。賴公子這邊被十幾個信人團團圍坐，打成柵柵圈兒，其熱尤酷。賴公子喝令讓路，要素蘭上席豁拳。素蘭推說：「勿會豁。」賴公子拍案厲聲道：「豁拳末阿有啥勿會個噠？」素蘭道：「勿曾學歇，陸裏會噠？少大人要豁拳，明朝我就去學，學會仔再豁末哉。」賴公子瞋目相向，獐惡可畏。幸而流氓、狎客為之排解道：「俚哚是先生，先生個規矩，單唱曲子，勿豁拳。教俚唱仔隻曲子罷。」素蘭無可推說，祇得和起琵琶來。

華忠認得這一班流氓狎客，都是些敗落戶紉褲子弟與那駐防吳淞口的兵船執事，恐為所見，查問起來難於對答，遂回身退出，自歸大馬路喬公館轉述於家主。華鐵眉尋思一回，沒甚法子，且置一邊。

次日飯後，卻有個相幫以名片相請。鐵眉又尋思一回，先命華忠再去探聽賴公子今日游蹤所至之處，自己隨即乘轎往兆貴里孫素蘭家等候覆命。

素蘭一見鐵眉，嗚嗚咽咽，大放悲聲，訴不盡的無限冤屈。鐵眉惟懇懇的寬譬慰勸而已。素蘭慮其再至，急欲商量。鐵眉浩然長嘆，束手無策。素蘭道：「我想一笠園去住兩日，耐說阿好？」鐵眉大為不然，搖頭無語。素蘭問怎的搖頭，鐵眉道：「耐勿曉得有多花勿便哚。我末先勿好搭齊韻叟去說，癩頭電同倪世交，撥俚曉得仔末，也好像難為情。」素蘭道：「姚文君來浪一笠園，就為仔癩頭電，啥勿便噠？」鐵眉理屈詞窮，依然無語。良久，素蘭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是曉得耐個人，隨便啥一點點事

體，用著仔耐末，總歸勿答應。耐放心，我不過先告訴耐，齊大人搭我自家說末哉。癩頭龜曉得仔，也勿關耐事。」鐵眉拍手道：「故末蠻好。晚歇倪到老旗昌，耐要說末就說。」素蘭鼻子裏又哼了一聲，亦復無語。

兩人素性習靜，此時有些口角，越發相對忘言。直至華忠回來報說：「故歇少大人來浪坐馬車，轉來仔到該搭。」鐵眉聞信，甚為慌張，方啟口向素蘭道：「倪去罷。」素蘭聞信，愈覺生氣，遲回半晌，方啟口答道：「隨便耐。」於是鐵眉留下華忠，假使賴公子到此生事，速赴老旗昌報信。素蘭囑付金姐好生看待賴公子，祇實說出局於老旗昌便了。

兩人相與下樓，各自上轎。剛抬出兆貴里，便隱隱聽得輪蹄之聲，駛入石路。一霎間追風逐電，直逼到轎子傍邊。鐵眉道是賴公子，探頭一張，乃係史天然挈帶趙二寶，分坐兩把馬車，一路朝南駛去，大約即為高亞白所請同席之客。等得馬車過後，轎子慢慢前行，轉過打狗橋，經由法馬路，然後到了老旗昌。

祇見前面一帶歇著許多空轎、空車，料史天然必然先到。又見後面更有許多轎子銜接抬來。華鐵眉、孫素蘭站定少待。那轎子抬至門首，一齊停下，卻係葛仲英、朱藹人、陶雲甫三位，連帶的局吳雪香、林素芬、覃麗娟，共是六肩轎子。大家廝見，紛紛進門。

高亞白在內望見，與兩個廣東婊子迎出前廊，大笑道：「催請條子剛剛去，倒纔來哉。再有個天然兄，還要早，好像大家約好個辰光。」一行人躡足陞階，至於廳堂之上。先到者除史天然、趙二寶之外，又有尹癡鴛、朱淑人、陶玉甫三位。

大家見過，尚未入座，陶雲甫就開言道：「倪末勿是約好辰光，為仔癡鴛先生絕世奇文，要緊請教。快點拿得來，我要急急哉！」尹癡鴛道：「倪要等客人到齊仔末交卷咾，耐勸來裏性急。」葛仲英道：「等到啥辰光哩？」高亞白道：「難快哉，就是個陳小雲同仔韻叟勿曾到。」

眾人沒法，相讓坐下，因而仔細打量這廳堂。果然別具風流，新翻花樣，較諸把勢絕不相同。屏欄窗牖非雕鏤即鑲嵌，刻劃得花梨、銀杏、黃楊、紫檀層層精緻；帳幕簾帷非藻繪即綺繡，渲染得湖縐、官紗、寧綢、杭線色色鮮明。大而棟梁、柱礎、牆壁、門戶等類，無不聳翠上騰，流丹下接；小而幾案、椅機、床榻、櫥櫃等類，無不精光外溢，寶氣內含。至於栽種的異卉奇葩，懸掛的法書名畫，陳設的古董雅玩，品題的美果佳茶，一發不消說了。

眾人再仔細打量那廣東婊子，出出進進，替換相陪，約摸二三十個，較諸把勢卻也絕不相同：或擻著個直強強的頭，或拖著根散樸樸的辮，或眼梢貼兩枚圓丟丟綠膏藥，或腦後插一朵顫巍巍紅絨球。尤可異者：桃花顴頰，好似打腫了嘴巴子；楊柳腰肢，好似夾挺了脊梁筋；兩隻袖口晃晃蕩蕩，好似豬耳朵；一雙鞋皮踢踢塌塌，好似龜板殼。若說氣力，令人駭絕。朱藹人說得半句髮鬆閑話，婊子既笑且罵，扭過身子，把藹人臂膊隔著兩重衣衫輕輕摔上一把，摔的藹人叫苦連天。連忙看時，並排三個指印，青中泛出紫色，好似熟透了牛奶葡萄一般。眾人見之，轉相告戒，無敢有詼諧戲謔者。婊子兀自不肯干休，咕咕呱呱說個不了。

幸而外間通報：「齊大人來。」眾人乘勢起立趨候。齊韻叟率領一群娉婷袅袅、袅袅婷婷的本地婊子，即係李浣芳、周雙玉、張秀英、林翠芬、姚文君、蘇冠香六個出局。那廣東婊子插不上去，始免糾纏。齊韻叟見了眾人，四顧一數，向尹癡鴛道：「客人齊哉哏，耐個奇文哩？」高亞白代答道：「齊末勿曾齊，賽過齊個哉。陳小雲是外行，等俚做啥？」尹癡鴛不從，道：「故末勸欺瞞俚，再等歇也勸緊哏。」史天然又問道：「我要問耐，客人勿齊也勸緊哏，為啥要等噶？」華鐵眉接說道：「我來裏想，癡鴛先生個絕世奇文，常恐是做勿出勿曾做哩，嘴裏木一徑說交卷，一徑搭漿下去。」葛仲英、朱藹人、陶雲甫皆抵掌道：「一點勿差，定歸是做勿出勿曾做！」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惟朱淑人、陶玉甫不措一詞。尹癡鴛祇是微哂。

談笑之間，陳小雲亦帶金巧珍而至。齊韻叟道：「難無啥說哉哏。」尹癡鴛道：「我是做勿出勿曾做，說啥噶。」齊韻叟儼色莊聲，似怒非怒道：「拿得來！」

第五十回終。